

第十一回 薰風殿君臣選戲 睢州城將卒被擒

卻說楊龍友自香君辱罵阮大鍼，在雪中救起，送入內庭。又恐媚香樓無人看守，將藍田叔招去暫住看守不題。

是日，新主弘光將那班清客、妓女俱選入薰風殿內，以待選定角色，好去串戲。哪知生、旦、丑角，不懂其意，阮大鍼在內庭供奉，遂先在那裏查看妓女，不見香君，問說：「李貞麗怎麼不見？」眾人說：「自從雪中一跌，至今忍痛，還在那廊下臥著哩。」大鍼說：「聖駕將到，選定角色，以便串戲，哪裏由得他？」恨道：「這個奴才可惡，今日淨角少不的借重他了！」正說之間，忽聞鐘聲響處，見二監手執龍扇，引著弘光出來，坐於龍位之上說：「寡人登極御宇將近一年，幸虧四鎮阻擋，流賊不能南下。昨有叛臣倡議欲立潞藩，昨已捕拿下獄。目今外侮不來，內患不生。正在采選淑女，冊立正宮，這都是小事。祇是朕享帝王之尊，無聲色之奉，端居高拱，好不悶人！」阮大鍼在旁奏曰：「巨光祿寺卿阮大鍼恭請萬安！」弘光令其平身，對阮大鍼說：「目下正值陽春，殘雪早花，爭奈寡人慵遊倦耍，何故？」大鍼跪啟說：「聖上應享太平，正宜行樂，慵遊倦耍卻是為何？」弘光說：「朕的心事諒卿亦應知之。」大鍼明知，故做不知，假作茫然之狀，啟曰：「微臣愚昧，聖慮高深，實不能窺測，伏望明白宣示，以便分憂！」弘光說：「朕諭你知道罷，朕貴為天子，何求不得？祇因卿所獻《燕子箋》乃中興一代之樂，點綴太平第一要事。今乃正月初九日，尚未選定角色，萬一誤了燈節，豈不可惱？」因指王鐸所書對聯云：「『萬事無如杯在手，百年幾見月當頭。』一年能有幾元宵？故此躊躇，寢膳俱減耳！」大鍼跪在殿前，說：「原來為此巴里之曲，有憂聖懷，皆微臣之罪也，敢不鞠躬盡瘁，以報主知！但不知內庭女樂少何角色？」弘光說：「別樣角色還可將就，祇生、旦、小丑不愜朕意。」大鍼奏曰：「禮部送進清客、妓女現在外廂聽候揀選。聖上宣旨，傳他們進來揀選可也。」弘光准奏，即傳著大鍼宣旨，傳他們進殿。

弘光見了這一班人，一一問說：「你們可能串那新出傳奇《燕子箋》麼？」眾人應說：「都曾串過。」惟香君伏俯不言，弘光問說：「那個年小歌妓，何故不言？」香君啟奏：「自幼不曾學過。」大鍼乘機奏道：「他既未曾學，可按例應排他做丑角，學過的例應做生、旦。」弘光說：「既有定例，依卿所奏。」又問香君：「你既不曾學過《燕子箋》，別的可會麼？」香君又奏：「曾學過《牡丹亭》。」弘光說：「你即將《牡丹亭》演唱一番！」香君面帶羞容，弘光說：「看他粉面發紅，象是靦腆，賞他一把桃花扇，遍掩春色。」香君持扇，謝恩起來，唱曰：

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，也祇為水點花飛在眼前。是他天公不費買花錢，則咱人心上有啼紅怨。咳，辜負了春三二月天。

《懶畫眉》

弘光喜曰：「此女聲容俱佳，排他丑角太屈了他，不如將那個黑色的換過來罷。」因著長侍斟酒，痛飲一回笑說：「那兩個已能唱演，這年少的也不難學會，眼見得誤不了元宵佳節，朕心甚覺欣幸。長侍，再斟酒來，待朕與爾等打一回十番，寡人善於打鼓，你們各任樂器，快快打來！」遂打了一套《雨夾雪》。打完，大喜曰：「寡人十分憂愁去了九分了！長侍，可將王鐸抄的楷本賞與此女，令他就薰風殿中，三日念會，好去上腔演唱，那會的可領他入班。」大鍼與眾人俱各領旨退出，惟香君在薰風殿中讀念腳本。正是：

縱有春風無路入，長門關住碧桃花。

且說侯朝宗奉史公之命，同總兵高傑來睢州防河。爭奈高傑性氣乖張，當面將總兵許定國責罵，朝宗恐其挑起爭端，難以收救，遂面見高傑百般勸解。那高傑乃有勇無謀武夫，怎肯聽朝宗之言？朝宗懼禍臨不測，遂力辭高傑，逃遁而去。以後高傑意氣揚揚，有俯視一切之狀。

不意許定國聽他夫人侯氏密計，詐使人手持印符去請高傑進城赴宴，點查軍馬。高傑哪知是計？遂帶心腹二將，往許定國署內飲酒，點查而來。定國差人在橋頭跪接，高傑行至橋頭問說：「你是何處差官？」眾人曰：「小人們是許定國差來的。」又問：「那許定國為何不來？」眾說：「許定國臥病不起，特著小人們送牌印來，請元帥進城飲酒，以便查點軍馬。」高傑絕不疑忌，欣然收了牌印，同眾進了察院，吩咐：「拿酒來，待俺痛飲一回，好去查點軍馬。」

不一時，酒筵齊備，高傑同二將飲酒，不覺大醉。纔要起身，忽聽炮響了一聲，許定國家將手持利刃將高傑二將俱各殺死，獨不見高傑，大呼曰：「高傑走脫了，快尋，快尋！」一齊點起火把，各處找尋，一將仰視而言，說：「頂破椽瓦，想是爬房了。」一將往房上一看說：「那樓脊上影影綽綽似有人形，快快放箭！」高傑無奈，跳下樓來，被眾人拿住認了認，見是高傑，說：「拿住了！」高傑大呼道：「俺是皇帝差來防河的，誰敢害我？」眾人說：「俺祇認的許總爺，不認的你甚麼黑的、黃的，快伸頭來！」高傑頓足說：「悔不聽朝宗之言，致有今日！」將脖子一伸，「取我頭去！」眾人將高傑首級獻與許定國，遂令眾將乘夜悄悄出城，帶著高傑首級，投北朝來獻，就領北朝人馬渡河南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